

雪山集附詞
一



雪 山 集

附 詞

(一)

王 質 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雪山集原序

紹興中阮遊成均與東平王君景文同隸時中齋聽其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閒斷問語世務計後成否又如孟子言曆千載日至無毫釐差咳唾隨風皆成珠璣使讀之者如嚼蜜雪齒頗有味其施之場屋如拾芥如破竹而爲世所貴重者特其餘事耳未足以論景文也中書舍人張公孝祥使備制舉策略并論歷代君臣治亂蓋將舉焉會去國不果上庚辰春景文中進士第阮以服喪乃相契闊明年金人南侵御史中丞汪公澈宣諭荆襄又明年丞相張公浚都督江淮又明年丞相虞公允文宣撫川陝皆致景文于幕下樞密葉公義問薦試館職丞相湯公思退擢領學宮丞相梁公克家處以敕局丞相陳公俊卿更以編摩宥密府材譽赫然亦以是數致言者而景文退居其里矣守郡者亦其學校舊怨中以流言孝宗皇帝盛明卽疑佳士不應有此而景文之冤不辯而自直阮之聞此也以書戲之曰名果累人者哉景文答曰至人無名此某學道不至也時已病目後忽寄詩有我疾不佳之句而訃至蓋淳熙十六年正月十九日也其家勒以遺藁見屬乃爲搜羅刪次釐爲四十卷名曰雪山本其舊也惟應陵歐陽公序蘇子美集有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藁土不能蝕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又謂子美擯斥摧挫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嘗出力擠之死地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而后山先生贊劉道原亦謂當道原時識與不識相隨詆之如復仇施其逝未幾念慕歌詠恨其生之

晚以爲前私而後公。又曰。孰屈不伸。有亡有存。有一其得。曷較後前。噫。景文得之矣。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慶元四年冬十月二十日。敷淺原王阮南卿序。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奉上諭。據四庫全書館總裁將所輯永樂大典散篇進呈。朕詳加披閱。內宋劉跂學易集十二卷。擬請刊刻。其中有青詞一體。乃道流祈禱之章。非斯文正軌。前因題胡宿集。見其有道院青詞教坊致語之類。命刪去刊行。而抄本仍存其舊。今劉跂所作。則因己身服藥。交年瑣事。用青詞致告。尤爲不經。雖抄本不妨姑存。刊刻必不可也。蓋青詞跡涉異端。不特周程張朱諸儒所不肯爲。卽韓柳歐蘇諸大家。亦正集所未見。若韓愈之送窮文。柳宗元之乞巧文。此乃擬託神靈游戲翰墨。不過借以喻言。並非實有其事。偶一篇之固屬無害。又如時文爲舉業所習。自前明以來。通人擅長者甚多。然亦只可聽其另集專行。不宜並登文集。況青詞之尤乖典則者乎。再所進書內有擬請抄錄之王質雪山集。內如論和戰守疏。及上宋孝宗書諸篇。詞旨剴切。頗當事理。竟宜付之剞劂。但其中亦有青詞一種。並當一律從刪。所有此二書。著交該總裁等重加釐定。分別削存。用昭評騭之允。至現在纂輯四庫全書。部帙計盈數萬。所採詩文別集既多。自不能必其通體完善。或大端可取。原不妨棄瑕錄瑜。如宋穆修集。有曹操帳記。語多稱頌。謬于是非大義。在所必刪。而全集或可錄存。亦不必因此以廢彼。惟當于提要內闡明其故。使去取之義昭然。諸凡相類者。均可照此辦理。該總裁等務須詳慎決擇。使羣言悉歸雅正。副朕鑑古斥邪之意。

雪山集目錄

卷一

奏議三首

卷二

奏議三首

卷三

奏議四首

卷四

表十首

卷五

序七首

卷六

記八首

卷七

論四首

題跋六首

記十三首

卷八

書八首

卷九

啓十四首

卷十

銘四首

傳四首

卷十一

雜著九首

卷十二

賦二首

五言古詩十一首

卷十三

五言律詩七十三首

贊十三首

雅二首

七言古詩三十五首

卷十四

七言律詩七十二首

卷十五

五言排律一首

五言絕句四首

七言絕句七十八首

卷十六

詩餘七十五首

臣等謹案雪山集宋王質撰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集中每自稱東平或稱汝陽不忘本也登紹興三十年進士召試館職不就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樞密使張浚都督江淮先後辟置幕府旋入爲太學正孝宗時以上疏論事爲忌者所中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與偕行後入爲敕令所刪定官遷樞密院編修官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赴奉祠山居而卒質篤志經學所撰詩總聞已別著錄其文章氣節見重于世亦深爲宋史本傳所推惟周密齊東野語載張說爲承旨時朝士多趨之惟質與沈瀛相戒勿詣已而質潛往說所甫入客位瀛已先在物議喧傳久之皆不安而去與史殊相乖刺攷史稱虞允文以質鯁亮不回薦爲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多畏懼質陰沮之云云則質非附勢求進者殆張說

等懼其彈劾。反造蜚語。史所謂陰沮之者。正指此事。密不察而誤載也。觀其初受張浚之知。又以湯思退薦爲太學正。而論和戰守疏中。排擊二人。皆無所假借。此豈放利偷合者所能爲歟。其集久佚不傳。僅散見永樂大典中。史稱其嘗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今止存漢高帝文帝五代梁末帝周世宗四篇。又質自序西征叢紀云。自丁亥至庚寅。得詩一百三十有九。詞五十有一。記十。序六。銘二。又于淳熙二年。作退文有六悔。有六變。永樂大典所載。乃總題曰雪山集。無可辨別。宋史藝文志稱王景文集四十卷。又別出雪山集三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三卷。焦竑經籍志。朱彝尊經義攷。則俱云四十卷。攷王阮原序。稱其家以遺稿見屬。乃爲蒐羅刪次。釐爲四十卷。名曰雪山。本其舊也。然則質初有小集三卷。自題曰雪山。迨阮編次全集。篇帙雖增。而標目如故。故三卷之本。與四十卷之本。諸書互見也。至張端義貴耳集。載其何處難忘酒詩。稱所撰有雪齋集。則又刊本流傳。訛山爲齋耳。今據永樂大典所載。分類排次。共得一十六卷。其詩文先後有歲月可稽者。各加攷證。附于題下。雖殘缺之餘。十存四五。其生平出處。與文章宗旨。亦足以見其梗概矣。史稱質博通經史。善屬文。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序是集。亦稱聽其論古。如讀鄴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自明以來。阮義豐集尙傳。而質集湮沒不彰。談藝家亦罕能稱道。今仰蒙睿鑒。取其論和戰守疏。及上宋孝宗疏諸篇。詞旨剴切。頗當事理。特命校正。剞劂以發幽光。洵爲千載之一遇。至集中青詞一體。本非文章之正軌。今欽遵諭旨。概予芟除。又如會慶節功德疏。福勝化緣疏。真如修御書閣疏。天申節開啓疏。滿散疏。水陸修齋懺經疏。及修造榜文諸篇。皆語涉異教。

亦併爲刊削以示別裁。仍恭錄聖訓冠諸卷首，用以見表章散佚，防遏奇袤之至意焉。乾隆四十四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纂修官司經局洗馬臣黃軒

雪山集卷一

宋王質撰

奏議

論和戰守疏

〔案〕此疏是孝宗隆興二年實爲太學正所上。宋史本傳載之。字句間有不同。今附注本文下。

陛下卽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爲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爲才。于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于康伯。不遽黜逐。而意終鄙之。〔案〕宋史作獨徘徊康伯。難于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于

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于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于陛下。夫宰相

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意一沮。

〔案〕意宋史作志。

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

下以守。守旣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之在雁門。法主于守。守乃所以爲戰。祖逖之在河南。法主于戰。戰乃所以爲和。羊祜之在襄陽。法主于和。和乃所以爲守。〔案〕此上三所以爲。宋史皆作有。

是和戰守本殊塗。而同歸者也。

〔案〕此上十二字。宋史作何至分而不使相合八字。

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

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卽委然有盟平涼之

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臣今爲陛下謀

〔案〕臣今宋史作使臣

會三者爲一天

下烏有不定哉

〔案〕定宋史作治

上皇帝書

〔案〕此疏當是孝宗乾道初所上

臣觀陛下卽位以來初欲繫單于而獻之廟社今乃坐困于二渠帥而不能抗初欲焚庭犂漠復秦漢全盛之幅員今乃併淮南而失之初欲驟奮雄張立乎漢武帝唐太宗之上今乃國勢有南唐之蹙陛下試遷慮回思則平日施設舉措爲是爲非爲當爲否至此可見富國有捷法強兵有要術管仲吳起商鞅諸葛亮王猛略得區區之訣皆能以歲月取效今未暇亟言亦未能遽行直謂虎狼不可守門戶宜速驅使去耳以彼北摧契丹部族數十萬之衆南卻宿州七八萬之師不旬月而獲海泗唐鄧廬壽濠楚數千里之地殆非庸人所度劉寶郭振之流皆非其對陛下勿輕信人言謂無能爲臣往還淮南久聞邳州汴京大治舟船圖水陸兼進之舉而東阻海北阻泗清口潁河之利不全長淮之勢不通不敢輕出移書三四移文六七使介兩三往來重失海泗必欲得而後和朝廷不深探其情便謂誠然倉卒委棄旣得之則水利快便自清口而下者入滿浦自潁河而下者入洪澤我無力以捍淮陰蔽山陽退保眞揚之間彼舟船得淮河運渠之利騎兵占天長清流之勝吾眞揚之師何以能立徘徊展轉列堡據要而未肯深進者

冬深旱久。淮水低。運河涸。舟船不得以迫江面。雖得真揚。徒脾睨而不能徑渡。去巢穴愈遠。致糧餽愈艱。何益。又復遣人議和。迢遞往來。是特延引日月。以待春水生。運河深。江潮應。開口通。則騎兵徑驅蹙真。揚之戍。舟楫隨進。迫真。揚之閘。與我爭長江之利。無糧道之憂。可以持久。敵我矣。完顏亮提百萬之師。長江在前。舟楫不具。故格于采石。頓于揚州。慮懲前日之失。是以有今日之爲。今朝廷有二幸。幸其不入。幸其自去。彼據形勢之地。有可圖東南之理。何憚而不入。成師以出一戟不頓。而坐制吾命。何虞而自去。朝廷若謂其本無用兵之意。特欲見脅以成和。恐遷延疑誤。有如臣之所料。今制寇之奇。實在荆襄。一自唐州。擣潁昌以趨汴。一自鄧州。擣汝州以趨洛。往者。完顏亮盡萃其徒于潁江。吳拱、李道、成閔。合十萬之師。端坐淮漢。曾不能少掣其後。而成閔倉皇奔歸赴救。徒耗死者大半。宿州之長驅。德順之深入。荆襄空屯。數萬之旅。飽食竟日。終不能出汴洛之舉。以分宿州。德順之勢。故彼得專志以蹙德順。併力以退宿州。今則專嚮淮南。瞰江而以窺國都。我又虛荆襄之力。而弗應。方且強驅民丁。迫守江岸。舉烽于樓。設礮于竿。築壘而建女牆。掘濠而施釣板。發坑以陷馬。植椿以礙舟。其形狀可恥。堂堂之國。不作丈夫之規。而常事小兒之戲。使敵見之。愈足納侮。安能示威耶。侵我德順之將士部曲。其巢穴多在河中。侵我宿州之將士部曲。其巢穴多在汴宋。汴洛一動。關河震驚。淮南之寇。回顧而有後憂。其勢必退。不退則心搖迹孤。擊之可以得志。臣不復引兵法。陳史傳。蓋攻其所必救。奪其所必爭。此用兵之勝策。自完顏亮南侵。淮東之師敗于瓜洲。淮西之師。劔于楊林。去歲又狼狽於宿州。惟荆襄之師。屢得利。士氣全。軍具備。王宣之猛。趙樽之

審相濟所長皆可以爲善將。宿州之役，荆襄有犄角之令，二帥鼓舞，三軍踴躍，旣而止之，咸相顧無色。今敵盛兵以疑荆襄，蓋亦慮有腹心之擣。其唐鄧、陳、蔡之兵，未必皆精，揚聲十餘萬，亦未必滿數。往懲汝、蔡之傷，有憚荆襄之意。今吾荆襄之衆，不下萬人，用吾全策，乘彼憚意，留三分之一以備諸要，其餘徑擣直驅，設使未有大功，能掣之使退而後議和，則辭令有氣，而禮節有筋骨，不至于厚幣遣使，唾去而弗納。陛下有此奇而不發，非陛下不知，亦非陛下不能。臣竊料未有任事之人，肯承陛下之意，慮事不捷則已有禍，蓋自張浚無成廢罷，朝廷皆以言兵爲亂人，撤藩仆關，蕩然示之以無有，而坦然交之以不疑。夫是以至此之憑陵也。今日刃侵于胸，火逼於膚，死中求活，法當尋出奇之計，而況理有必然，勢有必中，非妄舉輕擲。如前日之比，陛下若以臣言爲然，則斷自宸衷，勿搖浮議，行之可使制寇之奇，勿投于無用之地。臣非不能緣飾巧語，鋪張繁文，陛下何所用此？且心危情迫，有所不暇，惟陛下憐其忠而赦其簡陋，幸甚幸甚。

上皇帝書

〔案〕疏中辛巳至甲申及十年無變云云，當是乾道七八年所上。

臣觀今日事勢，訓兵理財，先爲富強，以待天下有變。敵國有釁，則乘機從事于中原。此今日恢復之定規也。天下未有變，吾能激之使變生；敵國未有釁，吾能撓之使釁作，使就吾之機，以行吾之志。此今日規恢之奇謀也。弋者取禽，獵者取獸，方其栖深林，伏豐草，偶然自墮網羅，而後取之，非弋獵之妙也。動之使飛，

而觸吾之羅。擾之使逸。而觸吾之網。網羅在此。若有所不可已。而必陷其中。此弋獵之妙也。自岐亮殞亡。

葛襄自立。

〔案〕金史本紀不著廢帝亮初封岐王。亦不著世宗雍初名襄。而宋史于紹興十九年。書金岐王亮弒其主亶自立。三十一年。書金人立其東京留守葛王襄爲皇帝。與此所稱合。蓋據當時傳告之文。非本國習稱。故金史略之。

其守國

蓋亦得策。然豈可以其得策。而遂絕念忘懷。以爲終不可圖也。要當使其不得已。而必捨得策就失策。彼雖明知。而無可奈何。必當出此。臣所謂使彼就吾之機者。英雄圖天下之妙訣也。與陛下言恢復者衆矣。亦有及此者乎。正隆之末。中原本不欲南向。岐亮以勢劫之。未至汴。而軍已離。未渡淮。而盜已作。未抵江。而中原大亂。數年而後定。此覆車之鑒也。葛襄鑒岐亮之敗。其勢不得不歸于和。方陛下堅持不和之論。爲葛襄者。亦罔知攸濟。其初欲棄河南。啗我以爲和。其臣力言岐亮之死。軍勢甚危。我不能襲而止。陳蔡之陷。汴洛大震。我不能進而退。隴右之失。關中欲傾。我不能取而歸。以此三者。卜天意之不與我。苦勸葛襄勿棄河南。已而削臣禮。損歲幣。欲就我以爲和。而陛下難于棄要害之地。固執如初。已而大臣異議。並邊撤兵。則乘間進師。遂脅我以爲和。而陛下權宜從之。葛襄謀和之序有三。勢未安。則欲啗我以爲和。勢稍立。則就我以爲和。勢旣振。則脅我以爲和。于是僅乃得成。自辛巳至甲申。何其欲和之堅。謀和之艱也。葛襄之被褒服冕。其初未敢僥倖久長也。至是東南旣和。中原漸定。而其國始可保矣。葛襄初年。金人已。有亡徵。其能存立。漸致康強者。和之效也。成之旣艱。保之必力。苟失和。則必用兵。用兵則中原之人。又復如前。而岐亮之患。亦將襲後。此葛襄之所甚懼也。夫中原之與金人。其不相安久矣。靖康建炎之際。宇宙